

# 大 学 生 的 梦

云 晓 璞



文艺出版社

# 大 学 生 的 梦

云 晓 璞

大

上·演出

· 长江音乐出版社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大 学 生 的 梦

云 晓 瑞

\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（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）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出版印刷物资公司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·5 印张 2 插页 136000字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354—0049—3 / I · 46

统一书号：10107·591 定价：1.25元

## 出版说明

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，生活在祖国北陲的蒙古族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勤劳勇敢的蒙古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。建国以后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学事业蓬勃发展，涌现了许多有才华的作家，为文坛所瞩目。

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，为了表示我们的良好祝愿，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贡献一点微薄之力，特编辑出版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部分作家（作者）的专集或合集，共十一种。尽管这些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，但都各具风格，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表现了该地区人民丰富多采的生活风貌。

## 目 录

### 第一部分 追 求

夜色凄清.....	1
在理想的尽头.....	14
橄榄树.....	31

### 第二部分 大学生活

男大学生宿舍.....	47
大学生“实业家” .....	64
大学生明星队.....	83
毕业时惊醒的梦.....	95
草原深处的幽香.....	108
一朵小金花.....	122

### 第三部分 毕业之后

落差.....	136
黑眼睛.....	149
有情江水不西流.....	169
在最后的日子里.....	184

## 夜 色 凄 清

老鸦山下，筑着无数个老鸦巢的老鸦树旁，他如同遭了雷轰电击，呆呆地——不，石头般地伫立在那儿，巨石嶙峋的蛮汗山，是石头的世界，而他又成了这里的一块没有生命、没有感情、没有人性的石头！

石头，明白吗？是石头！

他的眼球是鲜红的，可以想见是什么涌上了脑袋，涌上了眼睛。他的手在衣兜里伸着，紧紧攥着，这是两年的血汗啊，八百元钱，在这个穷死才光荣的年头，谈何容易！可是眼下这些钱对他还有什么用？他的命都被骗去了大半，要钱还有屁用！穷是穷得可怕，既然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，穷骨头也长成这般躯体，并没有妨碍灵魂安在；可是现在魔鬼伸手了，连眉头都不皱，将他的魂儿抽了去，留下的一切，这一切还有什么意思？

他被无情地欺骗了。

他被冷酷地刺了一刀。

他遭受了此生最大的侮辱。

他不是骄傲过，自以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？靠山庄上千人，随着骨、筋、血液，运行的是人的气力，而人的气力有谁敢跟他比一比呢？哪年的秋雨季节，不往泥中陷进大车，一匹马拉不动，自然有人会来找他，他默不作声地走过来，把辕架在肩上，把绳索搭在背上，发一声闷雷一般

的吼喊，泥泞中的大车就被撼动了，不可思议地滚了出来。于是，在他的身边，人们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喝彩。

这是靠山庄头条好汉的所做所为。

无情未必真豪杰。过去，他被情焰灼伤了。

无毒不丈夫。而今，他被仇恨点燃了。

为什么不复仇呢？对，他得复仇呀！

不就是一个天生就的小白脸儿？莫非他吃了豹子胆？竟敢欺负到他张山河的头上！想那年这小子插队刚来到靠山庄，夜里放马碰见狼群，吓得尿了一裤裆，要不是他提着一根棒赶跑狼群，恐怕他的小命早到阎王那儿报到去了。如今倒……说来这真是莫大的笑话，莫大的嘲弄，自己美梦一场，抱着一腔热望，到百里外的铁矿山上打矿石，流血流汗受了两年罪，别人却在家里，不费吹灰之力，用一纸招工通知，将他的人轻而易举地拐了去，对，拐了去，他就认为这是拐！

从此，那个曾带给他无数美梦的女人，将背他而去，属于别人了。

从此，他这个为了女人拼死拼活地干活的男人，被劈面浇来的冷水击懵了，被无情地丢弃了，如同丢弃在蛮汗山上的遍山遍野的石头，一块可怜的石头。

人们背后议论他：“唉，山河子老实得可怜，活睁睁地叫人家要啦。为那个女人挣钱，我可是亲眼见来，山河子真是不要命！”

为了一种希望，为了此生此世的幸福，为了一个真心喜爱的人，不要命地干活，流尽血汗，这有什么？人不都是这样吗？可是，到头来一切都成了笑话，又该怎样呢？

难道，这耻辱是可以忍受的？

“不！老子要不把那个小白脸打出蛋黄来，这辈子就不姓张！”

中国人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“这辈子不姓张”，是多大的誓言呀。他突然将脚下一块大石头蹬到山下，伴着石头滚动的声音，他迈开失去控制的大步，如猛虎下山，如恶狼扑食，朝村里那排知青住的土房冲去。

咚！他一脚将门踢倒了半扇，还没等屋里的知青们反应过来，小白脸郑云燮就被他抓在了手中，反射地缩成一团，活象虎爪下的一只小白兔。

“大、大、大……”

山河子的手挤住了他的脖子，郑云燮的嗓子眼儿只发出一种怪声。他的眼睛瞅着知青伙伴们，无疑是在求告。

“大、大……”是什么意思？

一人拼命，万夫莫挡。知青虽然是兄弟，本该护卫，可是在山河子面前，仿佛每个人都有点理屈。山河子，何尝不是知青的一个好兄弟？这些年，他多照顾他们呀！动手，打架，也得看看人。

“山河子，你不能怪他！”有人说了一句。

山河子瞪着灯一般大的眼珠子：“那我怪谁？”

“是女人多情，自找的。”

不知谁竟笑了一声，接着又有人唱起了“田野小河边上红莓花儿开，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……”山河子象一头被红布逗急了的牤牛，就要扑向取笑的人了。但是，有更多的人同时向他证明：

“真的，山河子，这不关小郑的事，我们亲眼看见是她来找小郑的。小郑本来不愿意，想到和你兄弟一场……”

哦，是这样！女人，这不值钱的女人，这要命的女人，对她们，该怎么办呢？

对女人就不可报复吗？

山河子从知青屋里出来，迎着飒飒的晚风，仰天冷笑：

“哼哼，咱们走着瞧！”

知青屋子的门口，那两卷捆得紧紧的行李又搬出来了，旁边还有几个小包裹，装着脸盆、牙具、书籍之类，这些东西都是郑云燮和他的女朋友李春的。这一对知青中间的幸运儿，公社里一共下来两个招工的指标，都让他们搞到了，郑云燮的父亲据说是一位刚上台的头头儿，办这么一件事，易如反掌。李春找了他，真是有先见之明。知青们并不认为她有什么道义上的责任，他们全都能理解她。

不过，幸运中也有点小小的不幸，由于没有一辆顺车，他们已经在数日内白白做了几次准备了，早晨打好行李，等一天，到了晚上还得打开，等二天依旧空望整日。

这个蛮汗山中的穷山沟，汽车百辈子进来一回，等汽车，无异于等待外星人的飞船！可是，还得等呀，万一来了车，就得准备好，到时候能三下五除二扔到车上去，到山里来跑汽车的司机们，都是些天杀的急脾气。

他们二位急着走，除去急于回城的焦急心情支使着，还有一层就是受着一种人为的压迫。山河子每天都要从门前走过，阴森森地沉着脸，那样子使人不由地想到，他的手会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宰牛刀子，扑向他们，转瞬间他们就会血肉横飞。

一个被激怒的人，天晓得在什么时候会失去理智，哦，想想，都不寒而栗。

“云燮，咱们想想办法吧，我这两天心老是安不下来，多等一天都是受罪呀。”

李春开始哀求她的男子汉了，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总觉得被自己抛弃的山河子不会饶她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今天晚上？明天晚上？或者干脆就是白天？山里边的男子汉，山河子可是最最不好惹的一位呀！

可是，山河子是躲不掉的，那不是？他来了，他赶着一辆毛驴车来了。

山河子的脸上毫无表情，那张紫绛色的脸如同钢浇铁铸的，连一丝肌肉的颤动都没有。

“我送你们进县城去！”

只有这么闷声闷气的一句。听声音，山河子似乎显得很可怜，很难为情，别人负于他，他竟然要使好心了，要赶着驴车送他们去，到底是山里人，心眼好得简直有点怪了。要是知青当中，有谁抢去自己的情人，哼，那就瞧着吧，少了武打场面可不行！

涌在门口的知青们又一次喝彩了：

“瞅，山河子，您老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呀，他们俩这辈子都会对您感恩戴德的！”

“小郑，还不谢恩？”

人们是冲着他们俩取笑的，可是山河子感到被羞辱的是自己。他将头往低压了压，眼皮低垂着，依旧不露声色。

看起来是没什么的，山河子的所为也是可以解释清的嘛，无非要做个大度的男子汉。宁人负我，我不负人，最后给她留个深刻的印象。这似乎是很感人、很浪漫的一幕呢。

可是，李春在山河子刚一出现就紧紧地盯住了他，她等待

着他的目光与她对视，因为只要如此她就能断定他是否心存善意，而山河子似乎根本就没有看她的意思。这个魔鬼！她的心里也将他称为魔鬼，只是由于她曾经喜欢过他，在这个蒙昧的、未开发的山的世界里，他是一个相当好的男子汉呀。她曾经选择了他，那本是极合乎逻辑的。

山河子把小郑的行李扔到了车上，过来拿她的行李，她紧紧地揪住了行李的绳子，几乎要喊出声了。

山河子太有劲儿了，不费力就从她手中将行李揪了去。她只能站在那儿心中发颤。

小郑到她身边，笑着说：“李春，就让他送咱们走吧，山河子这人，还够哥儿们。”

她嘴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。

小郑是个书生，他知道什么？他哪里会理解一个女人的预感。

这通向县城的七十里路，山道曲折本不足畏惧，可是有这么个魔鬼陪伴……

十里上坡，十里下坡，六十六道沟，九十九道弯，道的两旁是山，是沟，是崖，是石。毛驴车走走停停，山河子是怎么啦？上坡他说驴累了，要歇歇，下坡他还说驴累，还要歇歇，这不是存心磨时间嘛。

“山河子，咱们快点走吧，七十多里路呢；你们山里人的路又不准，一天都紧走不到，万一天黑可麻烦了。”

山河子白了他一眼：“驴没长说话的嘴，它累了不会说，可是你得明白它会有个累！”

这干脆就是抬杠，小郑看着他那阴森森的脸色，罢，

罢，落到这小子手里了，说也白搭，只好……就这么走了，妈的，这叫走吗？简直是爬！

看到这情势，李春想说说，或者说是央告央告山河子，叫他放过这一回吧，可是话只到了口边，才晓得自己是多么难开口，才感觉到自己的所做所为在山河子身上激起了多么大的怨愤。山河子也是人哪！

日头终于西沉了，路才不过走去一半。小郑哭腔哭调地说：“山河子，别磨蹭了，天黑怎么办呀。”他似乎对当年的狼群依然记忆犹新，更使他觉得可怕的是，这回山河子一定不再救他的命了，要合理合法地将他置于死地。

山河子的脸如木刻石雕，简直没有一星半点的表情，他照旧不慌不忙地赶着毛驴车往前走。这时，只有李春隐隐地感受到了他心里的带有几分恶意的冷笑。

在这山野蛮荒之地，谁还能将他怎么样？这一对挂着“知识”头衔的青年无望了。只能看着两旁的黑色山峦，听天由命。在一个文明匮乏的地方，他们真正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，因此他们更渴望早点离开这里。他们是第一批知识青年，他们刚来的时候，是没有任何回去的希望的，那叫作扎根！无疑是要在这儿生长、繁衍下去。都是一起来，都没有希望，大家倒也能安心立命。人这个玩艺儿，只要不互相比较，是特别能满足的。但是好景不长，而后出现了招工、招学、招兵、招干的事情，便没有人再安心了。最安心的人也有了活思想。走，回到现代文明的象征——大城市里去，这对任何人的诱惑力都是无比巨大的，本来准备好扎根的李春，立刻改变了主意，在人生伴侣的选择上，也重作考虑。否则，希望在哪里？

悲剧出现了，这该去怨谁呢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谁说这话不对？山河子能明白这些吗？他把他们带入了蛮汗山的黑夜之中，这牤牛一样的汉子要干什么？

在一个山洞旁，山河子把车一停，向他们厉声宣告：“下车，不走了，在这儿住一晚上，明天再说。”

明天再说，听他的口气，明天走不走还难说呢。小郑急了：“山河子，你别来这一套，我们不停，今儿晚上一定得走！”

“妈的，你说了算？”

山河子攥着拳头朝他走过来，仿佛要把他一拳砸下山沟似的。李春把小郑拉后些，小声说：“小郑，少说两句，听他的。”她的心一阵一阵地颤栗，她是真怕了。

山河子在山洞口找了些风聚起的干柴，拢起一堆火，然后不吭声地将李春的一卷行李扔进去。小郑和李春本不想进去，可是初秋的山风一会就把他们吹得打起了冷战。他俩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还是进山洞好。

山河子把在洞口，当李春的后面走过小郑的时候，山河子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宰牛刀，逼在小郑的脖子上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给老子滚远点儿。要不就叫你的血全溅到这儿！”

小郑吓得脸色死白，冰冷的刀子正好在他的颈动脉跳动的地方，稍一失手，那血就会喷泉般地射出来。他只觉得舌头在嘴里打弯儿，完全失去了控制：“山……河子……你、你……”

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，原来是如此恐惧啊！

“小郑，你不能走开！”

李春突然发出一声尖叫，她的背紧贴在山洞的石壁上，

好似要化入石壁。

小郑哀求地看着山河子，颤声说：“山河子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山河子脸上的咬肌一跳一跳的，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异常可怕：

“告诉你，老子今天要跟她睡！说的好听点儿，老子今晚和她结婚！”

“什么？！山河子！”

小郑只觉得一股热血从心底涌上来，脸上的血管都要爆裂了。他此时算是明白了，山河子今天的一切，无非是个圈套，让他们俩伸着脖子钻了进来。哈，原来他是想如此占有李春，妈的，什么东西！一种男子汉的责任感突然使他勇敢起来，他大叫道：

“山河子，你敢！我跟你拼了！”

没等他动手，山河子就把他摁在了地上，刀子指向他的胸膛，然后看着李春说：“鬼女人，你说，答应不答应老子？”

小郑的命在她的手里，她猛地清醒了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先放了他！”

山河子想了想，松手了。他站起来朝李春走过来，以命令的口气说：

“把被子铺开！”

李春没有动，看着他说：“你先让我把话说完，要不我死也不干！”

山河子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听着！”

李春突然尖声叫了起来：“你这是野蛮，你这是畜性的

作法！”

山河子没有料到她会破口大骂，愣住了。他没想到这个女人会有这么大的胆子。在他看来，女人只是些象水一样无形的东西，没有骨头的东西！他怔住了，咬牙说：

“你、你敢骂我！”

李春尖声叫道：“就是要骂你，我还要跟你拼命！”

她猛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高高地举过头顶，等待着时机要砸在山河子的头上。

山河子紧盯着她，兀地，心底荡过一股悲凉之气，半晌，他闷声闷气地问道：

“你为什么骗我？”

“我没有骗你！”

一种本能的自卫的愿望使她异常地勇敢起来，她知道，只要山河子开口，就有说理的机会，万一说理不成，后果就难料了。

“你骗我！”

山河子突然山崩地裂地吼道。

李春哭了，哽咽着说：“山河子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过去跟你好，也是真心的。”

“那，那你现在……”

李春的眼睑低垂着，声音不大但却很坚定地说：“山河子，假如我没有希望回城去，我一定会找你的，在这个穷山沟里，你当然是最好的人。那时，我没想过别的。”

李春的声音非常诚挚，非常动情，山河子从话语里多少感到了一点满足，他的情绪稍稍稳定了一些。固执地说：

“你走不了才找我，现在为什么就不能？”

李春坚决地说：“这就是你无法明白的了。告诉你，只要我能离开这里，就不能找你！因为你没有文化，因为这里穷，因为这里到处充满了无知，因为这里体现不了人的创造能力，因为人在这样一个地方，只会默默无闻地死去，因为我想过一种光彩的、文明的生活，而你无法给我这些……”

因为，因为，因为！她一气说了如此多的“因为”，而所有这些都是他山河子无能为力的。他猛地感到自己是如此的软弱，在一个女人面前，在一种严厉的语言面前，他不能进行任何反驳，他从精神上被重击了一下，一种失败感从心里孳生了……

李春又说了：“山河子，我再告诉你，这些事我也不能怨你，怨你有什么用呢？你无非是生在这里罢了，你也是这种环境的牺牲者，本来，你也可以知道得更多呢。”

她倒开始同情他了！山河子的刀子就在她的胸前，可以立刻要她的命，可她倒同情起他！这样的同情，包含着多么大的轻蔑呀！山河子的心真象是有千万把刀刺在上面。她不怨他，可他去怨谁呢？是谁压制了他的创造力，使他无法将自己的能力用于改变这环境呢？到头来他倒成了这环境的牺牲者！她不愿意成为这环境的牺牲者，所以她要离开，所以她不顾惜他山河子的感情，要将他抛弃！

人呀，原来都是首先想自己！我山河子是不是这样呢？他苦笑了，要不是这样，怎么会表现得如此暴怒！道义上，他似乎也觉得自己站立不住了。他的握着刀子的手，不由地低垂了。他要饶恕她了，饶恕自己了，对，连他自己也饶恕了……

“从此以后，我与你刀割水清！”

他突然严厉地作了宣告。而后，他冲到洞外，从毛驴车

上把他们的行李和包裹一气扔了下去，赶着毛驴车扬长而去。他感到了一些恶作剧后的快意。哼，你们都是追求文明的文化人，让你们背着行李自己去追吧！

两大捆行李，十多个小包裹，两个人，留在了蛮汗山的野地里，初秋的山风一阵阵吹来，地上的火堆很快就熄灭了，火星星一闪一闪的，不再发出热量，倒象是鬼火，使人不寒而栗。

“山河子这个王八旦，把我们扔在这儿，该怎么走呢！”

小郑咬牙切齿地骂道。这时，他站在李春的身边，壮起胆子，充当一个男子汉了。他本来是非常害怕的，但他怎么说得出？在一个女子面前，轮也轮到他来做保护人了。可是……瞅着这一大堆东西，有什么办法呀。他只好放开嗓子痛痛快快地骂了。

李春低着头，捂着脸，她仿佛有无限的伤心事，任小郑在那儿骂人，一声都不吭。

两人就这样，一个骂骂咧咧，一个默不作声，苦苦地熬了一夜，直到大天亮。

按说该走了，可是怎么走呢？小郑终于想出个办法，他劈倒一棵小树，清理出一根很结实的木棒，将两大捆行李一挑，咬着牙走下蛮汗山。他要树立一个男子汉的光辉形象。

李春把剩余的东西也扛了起来，两人摇摇晃晃地朝山下走去。反正，一步总比一步近，这就是希望嘛。

他们刚走一会儿，背后就出现了嗒嗒嗒的响声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山河子又赶着毛驴车追上来了。小郑的无名之火直冲脑瓜顶，他恨得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李春，咱们今天不用